

汪子中詮

汪子中詮卷三 萬曆己酉庚戌集

人所以爲萬物靈者心也心所以知是知非知善知惡知好惡知

始知誠僞知敬肆皆性體之瑩徹也其有學聚問辨而得者亦性也心存則無弗靈無弗知心放而靈者蔽知者昧矣故有穎慧而愚終有魯鈍而精詰操舍殊軌而昏明易質也然則心無可放時乎彼經綸宇宙裁成萬彙皆從心放而非放逸之謂也惟有之不離一掬故放之能橫四海

試觀天地之間皆物也試察萬物之性皆善也尊卑

有體矣貴賤有經矣親疎有別矣愛敬有宜矣其  
有反常悖禮者人見之則怫然不悅彼知人之見  
之亦赧然內沮夫其畏人知而內沮者非善也耶  
然始以內沮終歸怙惡者何利欲日熾善端日銷  
無教化以牖其真無政刑以格其非也故聖人之  
教立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各得其性而天下和  
平矣

日麗於中天萬象咸受照焉寸雲掩之而貞明白若  
心凝於泰宇萬理咸受燭焉纖欲留之而真體自  
如天體至健帝出常新謂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

則無改於舊也謂今日之日卽昨日之日則舊者  
已新也夫心之日新於學也有如日澄湛於宥密  
之淵崩濤於川流之汜以今日視昨覺昨舊而今  
新以來日視今覺今舊而來新是謂緝熙於光明  
鴻濛初開天下之未治在氣化聖人以神智創之而  
開濟承叔季道衰天下之不治在人事聖人以大  
力挽之而轉旋速唐虞而上其先天以作則乎殷  
周而下其後天以制變乎書契之易結繩粒食之  
代茹飲執中之揚心極非至聖孰能開之放伐通  
暴君之窮攝政通幼主之窮筆削通無王之窮非

中庸 卷三  
至聖又誰能任之

天下之治亂人心爲之人心之淑慝世教爲之故夫庸主佞臣接迹於廷庶頑寇竊橫發於下皆由道德不著政教不行而利欲之漸漬深也聖王知其然故緣性以設教因心以立政藝極旣陳而且樹風聲章物采使天下洗心易慮還其所固有而不自知夫射有鵠也而人爭赴焉治亦有之民之鵠在士士之鵠在君君心正則天下之士心可正士心正則萬民莫不正而天下治也

合抱之木始於毫芒其植根實也千金之裘貴在絀

白其取資博也惟用志於天下乃可以任天下以一已用天下未有能濟天下開誠以集衆思秉公以器羣品智者効謀能者効力此伊傅周召所以隆相業也若議多而患其聚訟材僞而患其罔功則在與二三黃髮酌而圖之蓋靜言庸違辭言亂政雖聖世猶不能免是烏可不慎

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社稷之安危總在人主一心故格心要矣一暴十寒猶曰不可奈何深居稱朕并一暴而無之豪傑之士位衡鼎而圖匡濟或至借遇巷爲監寺之因此管商所以隨世就功非

孔孟所居爲也然則君子必遜世乎曰何可遜也  
監寺可絕乎曰何可絕也道義以律身恪恭以盡  
職巽順以應變正已而待上下之正焉耳人心同  
此秉彝精誠金石可入卽中村之主左右之人安  
知無感動而憬悟乎故大臣欲格君心當先自格  
其心已無不正而時遇終不可爲然後引身而去  
其去也猶冀悟君心於萬一非直以潔身爲高已  
也

大臣能自格其心自正其身矣而君心未必能遽格  
也羣工未必能盡正也袞德闕遺何以補之忠邪

競進何以別之官府乖隔何以聯之法紀陵夷何以整之音澤壅闕何以宣之邊陲單弱何以振之急之則虞潰決緩之則益隳廢若持權以衡萬類而低昂適得平也若執律以齊萬聲而高下適中卽也此豈徒意氣之矜奮才猷之揮霍所能辦哉蓋必有調攝於德性陶鎔於問學者焉是故福衷不可以大受貴含弘也弱植不可以貞幹貴果毅也安肆不可以寧極貴欽翼也疎鹵不可以當幾貴沉朗也二三不可以成務貴凝定也此數者皆從德性出從涵養致故君子有志當世未論經濟



而先於致中和也

君之令民風行草偃然未有皇極不端能強民從令者况人臣於君欲弼德塞違乎必真有誠意正心之學而後以仁義獻其君必自信禹臯稷契之身而後以堯舜望於上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無諸已而令諸民謂之不怨無諸已而強諸君謂之不忠故積忱蓄悃有盟於進諫先矣脩德砥節有豫於求志日矣

世有聖王之教化而俊乂興焉若周文棧樸是已世有中天之豪傑而哲后賴焉若伊傅咄起是已作

人者樹立以植國自爲社稷謀非爲多土地也嗚  
起者脩身以善世自爲性命脩非爲利達媒也三  
代而後上無興教之主下無不待教之士是以王  
佐罕見而至治不復夫所謂王佐者天資與學力  
兼到涵養與經綸並茂漢唐宋殊絕人物有其用  
而無其體宋大儒有其體未必有其用伊傅畢散  
而下非顏孟疇能當之顏純粹而英毅也孟英毅  
而純粹遜於顏也

天德惟剛故化運而不積君德惟剛故志定而不移  
所謂定志者上畏天命下畏民崑前畏帝王之芳

執後畏史冊之清議故忠正之臣樂親憂危之言  
樂受而天下治也若夫柔腸弱骨不足以樹志則  
宦寺得以誘之邪佞得以干之聲色得以淫之貨  
利得以眩之一身之中耳目手足無所措其如天  
下何

君德所以剛明非獨天授亦賢臣之啓沃切經史之  
講讀勤也故曰習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俱化若深居內庭朝講不御日與  
婦寺狎而與賢士大夫踈智慮何由而明身心何  
由而正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觀書知義理嗟乎

此古今宵人所以竊天綱傾國命也蓋臣智士寧無漆室憂耶

大臣專君則臺諫羣臣不得效其忠而國亂宦寺專君則大臣與臺諫俱不得效其忠而國危夫專君者必有所以逢君使其心悅志順然後惟所欲爲君好諛則逢以斥仗馬君好利則逢以筭丹車君好大則逢以展疆土君好侈則逢以阿房建章君好長生則逢以致神仙求不死藥爲君者但知所好之必投所惡之莫逆不知太阿之柄已潛授其手嗚呼宦寺爲此無怪也大臣懷好而爲此陰與

虛李同行而外尚附於姚宋之名一旦敗露何顏面見天下士乎

有後天安命之聖有先天造命之聖治則進亂則退後天者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先天者也轍跡徧天下終不遇而退聖人無如天何矣然聖人非徒與遇合於七十二君也亦欲與三千七十之徒遇焉遇於君則道行遇於徒則教行道行而治效在當時教行而治法垂萬世此又聖人以後天爲先天也

聖人爲道愛身則危不入亂不居聖人以道愛天下

則危可使安亂可使治然必有可安可治之機然  
後起而圖之若君無悔禍之心相有樂災之志聖  
人肯以身嘗試乎女樂受蜚鴈顧且見幾不俟終  
日而況於危亂

後世英君能創大業者其全德不必聖人而皆有聖  
人之睿智後世名臣能樹大功者其純心不必王  
佐而皆有王佐之材畧假令從事聖學涵養本原  
以至誠無息之心發揮事業其粹美恢弘自足以  
方駕唐虞同流造化何天人古今不相及哉夫王  
霸無二道誠之則王假之則霸一念誠僞之間義

利公私判而功用遂霄壤矣

人主之患莫大於視堯舜爲絕德而以中主自限夫中主與堯舜豈甚相遠欲爲中主則中主矣欲爲堯舜則堯舜矣嘗觀近代賢主未嘗不有堯舜之心而不能純乎堯舜之心未嘗不有堯舜之事而不能純乎堯舜之事其有堯舜之心與事者維皇真性不容泯也其不能純乎堯舜之心與事者世俗私誘未易祛也夫欲祛世俗之私誘復維皇之真性匪務學曷繇焉近儒臣以端其習勤講誦以明其理慎起居以肅其儀屏紛慮以正其志自一

念充之萬念自一事推之事事如見羹墻如奉巢  
窠是則堯舜而已矣

後世以兵取天下則曰征誅以智竊人國則曰禪受  
惟我 朝值胡元之亂收板蕩於羣雄闢乾坤於  
再造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此之休烈也漢誅秦項  
亦稱得國之正唐蹙暴隋與漢不異而挾父臣虜  
未免以詐力掩仁義宋欺孤兒何殊操懿弟不至  
爲慘虐耳然漢唐能易暴以寬宋能定亂爲治亦  
宇宙生靈之一幸也故其享祚頗長操懿篡弒之  
慘橫施橫報有如桴鼓五代相尋全出一轍至靖



康舉族北轅說者猶謂篡周之應天心惡殺天道好還豈非萬世永鑒哉元嗣俘而歸元帝歿而諡堯舜公天下之心於我朝僅見彼太白之懸猶有慚德矣

人皆謂聖遠學絕聖未嘗遠也聖在人心不自覺耳學未嘗絕也學在日用不自知耳人性本無不善聖人獨兼萬善一念善則一念之聖一行善則一行之聖試觀當世矜紳之士不有矜節勵義誠心愛物者乎問閭之匹夫匹婦不有脩孝悌貞潔嗜善若飴者乎善念何因善行何起分之則各露天

倪合之則集成至聖夫孰能自覺而自合者是其  
神明內朗宰萬動而不淆者也是謂天民先覺  
匪神明無以照寂感匪齊戒無以養神明聖人淵潛  
是以龍見聖人冰兢是以鑒朗所謂神明者寂亦  
照感亦照如水之表裏瑩徹隨物呈象如鑒之分  
別妍媸積而藏焉其光不晦故帝王之所以立極  
聖詒之所以垂訓可一言盡也曰明明德而已

聖人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極神明變化莫精於  
易矣內聖外王莫與於中庸矣予嘗謂讀易中庸  
則天下無書可讀非無書也淺者其糟粕深者不

出其範圍如百川之望海如千條之於巨榦也秦漢至唐道術不明儒者各以意爲學故以卜筮視易以橙弓月令雜記視中庸而老莊之自然西竺之寂滅則相與矜奇詡異曰精奧在是舍太牢之味而錯羞以爲膏也舍衮甫之章而麗綵以爲華也學晦而識陋未足怪也宋而後經生首治易矣中庸特表章矣微言妙義童而習之皓首不躋其截然且襲蘇張之唾高譚貝葉乎甚矣後儒之陋更陋於漢唐之儒也

天之德曰生人之心曰仁乃生有時而窮仁有時而

幾息者何也試觀秦項之爭衡五季之篡奪後先  
羯胡之紛擾朝王侯而暮俘虜夕將相而旦誅夷  
覆軍則流血千里屠城則積骸百萬天曷爲生好  
亂之人人曷爲興好殺之禍則利欲彌熾於宇宙  
而仁義禮樂之教不行也否終必傾盡極必亨究  
歸於川暴者亡用德者昌好殺者滅好生者王然  
後知天之未始不生人之未始不仁也

自古盜賊之興或以饑饉薦至逼而偷生或見政令  
不行逸而狂逞其雄桀者遂乘而收之以圖王霸  
於是干戈競闢而生民之禍慘矣善爲國者需膏

澤以綏民使無饑寒死徙之憂飭紀綱以齊民使無器陵窺伺之隙上下相安休戚相共於以握圖保祚億萬年可也獨患夫恃治安而忘遠慮耽宴樂而忽民品吏貪殘而不察下愁怨而不知恩不足以固其心政不足以維其志平居猶樂災利禍一旦危急其不掉臂而從亂者鮮矣

夫自古兵戈之禍若何而起若何而定載籍可詳覽矣昏逆者爲聖明藉資也強暴者爲寬仁驅除也曾見有善戰之將不死於戰者乎有好兵之主不亡於兵者乎有篡奪之國不滅於篡者乎武安賜

劔韓彭蒞醢多殺之災也忠武昌胤吳越延世不殺之福也故曰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老氏亦謂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佛氏謂昆蟲蠕動之物一有所傷皆得業報嗚呼善戰者可以思矣好殺戮者可以懼矣

武不可黷亦不可忘也兵不可窮亦不可諱也夷犯夏下叛上天子是討四方臣屬之國有不貢不王天子是問孤矢之威烏可一日廢於天下顧先王豫而不用用而不極耳明道德脩政刑賢能各當其官紀綱整肅於上令遐邇嚮風蠻夷懼服而不

言  
卷三  
敢動此廟勝之算也以吏治輯萬民使各得其職  
以軍政飭封疆使將士臂指一體可與共安危可  
與犯難忘死此金城之守也奸雄嘯澤先撫諭以  
散其黨剪渠魁而救脅從夷虜跳梁來則拒去不  
追要以境內寧謐而止此雲霓之師也繕甲兵教  
技擊明耳目一心志知彼已用間諜守則潛於九  
地戰則動於九天率旗斬將獨取元兇攻城掠地  
毋妄殺一人此鷹揚之略也故曰善國者不師善  
師者不戰夫不戰而得常勝武之上策也

古今華夷之勢不甚相遠秦遺蒙恬北伐却胡人七

百餘里胡非強於中國也當七國時燕趙代各隣於胡各守其境燕不借兵於代代不資糧於趙也漢置漁陽上谷鴈門諸郡亦各以郡爲守非大軍出塞不聞徵發於內地也何後世畏虜太甚至竭大司農之財不足以供戍卒則軍政因循邊氓積弱耳彼其風土相接習性相近被以中國之文物則文物矣任其本俗之勇悍則勇悍矣此趙武靈王所以矯衆易服而滅胡也誠使邊民以三時藝黍稷以農隙習武勇馳騁射獵如虜伐狐擊兔如虜虜控弦不過三十萬吾邊郡引弓之衆亦足相



常虜闖入散掠吾鄉民持挺鳴鏑亦足相拒加以  
良將勁兵扼要扼險戰謀戰智虜安能得志於我  
故虜之能爲邊患者虜人人皆兵皆騎射而邊郡  
兵少於民也倭之能爲海上患者倭人人皆兵皆  
利刃而海上民不習兵也能使沿邊海之民人人  
能弓能刃能爲兵於倭虜何有若鼓舞之以作其  
氣優卹之以脩其弓矢戈戟則賢守令事矣

里甲卽比閭法久之遷徙靡常也學校以教俊民齊  
民不與聞也司捕已設官役荒陬或難徧及也保  
甲通里甲之變鄉約助教學之餘保甲中間設鄉

兵補詰捕之不足法至善也然郡邑每憚於舉行者以法敝難於振飭人敝難於考覈其下焉者則謂保約行而民無訟無贖也夫民果無訟固賢智之士所實心而樂圖者惟鄉兵不餽而役則用之宜有法行之貴不擾耳百家爲保每保選其驍健者十人爲兵有智幹者三人爲保長副併甲長共二十餘人計大邑可得二三千人保長副免徭一石一丁如今吏役例令農隙督練各兵勇藝甲長與兵各復其身每歲所免無幾而坐得勝兵二三千人以各保其鄉內奸足以譏察外寇足以捕禦

伏險於順萬軍於政此安民戢盜之善經也長吏  
以春秋循行講約則親校其勇藝加賞罰焉不得  
以簿尉雜流查點滋費宜人無不樂從矣是故善  
爲天下者爲於邑善爲邑者爲於鄉

夫儒林與詞林華實不可同語而昧者或混爲一名  
實之際不可不辯也言必稱古昔動必合先民斯  
之謂儒多蓄如武庫摘藻若春華斯之謂詞有儒  
而兼詞者則游夏左董其人有詞而近儒者則屈  
賈韓歐其人班馬李杜詞之魁也苟楊孔馬儒之  
賊也故縫掖鉛槧之士皆曰儒生石渠金馬之彥

皆曰儒臣將爲博學宏詞儒乎將爲經濟儒乎性命儒乎如云宏博而已賢者必不肯受如云經濟胡不合性命爲一以追三代之英而甘與末世譏諷者同也

德盛者其容必恭故達之周旋升降無弗恭也德盛者其聲必和故達之歌咏琴瑟無弗和也至禮不讓至樂無聲可見可聞者其迹乎不睹不聞者其精乎故禮也者至德中自然之繩檢也樂也者至德中自然之鏗鏘也叔季德衰禮樂之用在朝廷邦國者僅存梗槩而評語德色之俗桑濮淫哇之

音流習於民間恬不知怪世有脩德君子當於其  
一身觀禮樂矣

圓而神者性之體方以知者性之用彼所謂圓覺竊  
吾圓神而爲言者也惟神故覺惟覺故神神則自  
不容褻故無不敬也神則自不容欺故無不信也  
敬信非從外益卽神覺之本體也匪敬匪信曰覺  
而其光弗瑩曰神而其中已稿亦不可以語圓不  
可以語性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貴慎思貴近思  
也內艮止外兌悅寧極而動思得其正故曰貞吉

憧憧往來者以童心用鑿智客感客形紛擾不已  
是謂朋從同歸一致者心之德凝於一也殊途百  
慮者心之用貫乎萬也試觀寒暑代而歲生日月  
代而明生屈伸感而利生尺蠖以屈伸龍蛇以蟄  
藏天地萬物之情至變而無常也至一而不援也  
君子精義以達至變之用利用以崇至一之體學  
如是止矣思如是止矣過此以往窮神知化養盛  
自致非心思所能及也思切於用者吾精研以求  
其當思所不及者吾徐養以俟其至是謂止其所  
思不出其位憧憧何爲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聖人所自憂有四講學居一焉先之脩德存養其心性也師友講習欲輔此德耳繼之徒義改過濯磨其操行也師友講習欲聞善而寡過耳內無養性之真念外無砥行之實功而徒炫口耳以恣談論雖講學自命人已見其肺腑矣

或問浩然之氣何如爲直養曰人生本直靈臺中自有所不爲有所不欲不爲者無爲不欲者無欲則直體常伸是謂之集義謂之直養必有事焉者此心常存之謂也心存則不爲不欲者觸之而卽覺覺之而順達矣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木從繩則直

心從敬則直

或謂丐無二妻齊人章孟氏寓言也余嘗見鄉丐有  
一妻一妾其尊卑稱謂悉如良家朝分投富門暮  
聚樓古廟時或酣歌相樂洋洋然忘其丐也彼訕  
詈而泣者無有矣尤有異焉者嘗見一點丐歲時  
伏臘索酒肉於近鄉歸而合燂之以爲脯炙以間  
召其親族而飲食之無不歡醉罷者是衆其親族  
之人無復嗔蹠心也山微徵著卽小知大恐人心  
士習又下於戰國時矣

或問子游問孝章曰聖人辭氣舒重語孝養而擬及



犬馬非其倫矣。聖意若曰：今之孝者，徒能養耳。彼司守者，服乘者，皆能有養於人也。養而不敬，與犬馬之養人者等耳。曰：能養曰：皆能有養，語意自顯。然也。

狂何以簡簡，何以成章也。成章何以不知裁也。心游於三五帝皇之上，而事忽於日用起居之常，如曾皙有樂天識趣，而臨喪倚歌，責子誤用大杖，此其類也。然信心獨往，一塵不入其中，稽古爲徒，萬物不干其志，亦足成偏至之英標，樹超世之芳軌矣。惟其志高而學未逮，言大而行未掩，裁高明以沉。

潛副虛想以實脩則皆中行之選任道之徒也

記稱舜崩於蒼梧禹崩於會稽非也堯老舜攝巡狩四朝之事皆舜任之舜耄倦而禹攝則巡狩亦禹事也舜何爲復至蒼梧禹薦益以七年矣何爲復至會稽其說多起於言封禪者妄援附會後人遂誤傳之然則九嶷稽山何以有塚也曰舜禹時二地俱在荒服疇昔巡狩所至死而如喪考妣因名山設塚志思慕焉未可知也不然二聖嘗封名山或卽其所封之處名曰塚穴而後人遂以爲葬其地也

程子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與其非外是內不若內外兩忘夫心何以能廓然何以能兩忘也無事而廓然一動念則膠擾矣有坐忘亦有坐馳前念方息後念旋生欲忘之不得忘矣良其止止其所也忘非所以爲止靜亦定動亦定忘非所以爲定故睹聞未起敬畏常存君子之所以爲止也虛明內朗寂感無間君子之所以爲定也不獲其身者忘其妄身不忘其覺性不見其人者忘其物引不忘其真君內外兩忘之說學者當善玩之

人心未有不操而自存者象天行健自強不息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心本變動何以有存虛明爲主常  
惺常洪故曰存也心本內藏何以有放虛者擾攘  
明者暗塞故曰放也老莊明自然世儒亦或宗自  
然顧不思不勉惟上聖能自亞聖大賢而下烏有  
不養性於戒懼者戒懼非拘迫非束縛亦真性中  
自然之操存也有自然之操存斯有自然之明覺  
有自然之顯應若曰縱心無有游神超曠則清談  
異學所以亂聖真也於楊墨禍尤烈矣

窮居而環堵爲室藜藿充腸看四壁之光如守一中

之湛寂趨炎者所難恬淡者所甚易也惟試之天下國家臨之利害生死以真常照無常以至定應無定衡設而錙銖不爽度設而方寸不移可以傾否持危可以濟蹇平亂而總歸於性命之正非天下之大議力其孰能與於斯故獨善不如兼善之公也避世不如易世之大也然時行時藏時舒時卷性命中亦有自然衡度雖聖人不能意必於其間矣

義也者天命之真則人性之真是其純然而至當卽至善也其確然而不倚卽時中也君子卷遠於藏

密既不着以將迎功深於研幾更不襍以私妄故  
中心所喻惟義而已當其執義獨往三公可辭鼎  
鑊可就固喻之至也卽或與時變化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尤喻之精也小人則反是矣辭章以致身  
不講於心性之學富貴以縈念日競於華靡之途  
其中心所喻惟利而已當其捐廉恥以趨權勢不  
顧後日身名固喻之愚也卽或矯一節以獵虛聲  
陰圖他日厚實尤喻之狡也此君子小人所以判  
也而義利之初分固甚微也幾善幾惡決於毫芒  
念僞念真更分人鬼辯之宜蚤辯矣

喻義者不計利終於天助順人助信鬼神福其善萬  
世仰其風天下之大利惟君子享之喻利者幸微  
利卒至有人非有鬼責怨讟盈於蒼生醜穢遺於  
青史天下之大不利惟小人受之小人誠善計利  
乎亦當以義爲利矣

君子抱龍德於身視善世與遜世皆遇境耳吾性中  
有真境焉常兢翼常寬舒常精明常恬淡其於毀  
譽榮辱窮通得喪驟遇之而不有吾以盡吾性也  
驟去之而不留吾以適吾性也曰塗軒冕塵珠玉  
乎是猶有富貴貧賤之見曰心泰則無不足乎是

猶有不足有餘心安於道道忘於遇烏知有  
軒冕珠玉而塵塗之烏知其爲不足而一處之後  
世隱士寄嘯傲於東籬得金揮鈔不顧與荷蕢沮  
溺輩皆可謂貧而樂猶未可以語遯世無悶之學  
也

上古有神巫焉能齋禘其心精潔其行以與神祇鬼  
物相接帝王享祀亦或用之雖非道術之正然亦  
精誠所致不可盡指爲邪幻也釋氏本言心性言  
寂覺至說法動稱大千世界諸天龍王拱手皈聽  
其神通駭世正見於此其爲術母乃與神巫近乎



虞命秩宗必寅清如伯夷而後可以和神人協上  
下周書稽疑曰擇太卜亦必志行脩潔而後能以  
著龜通神明知吉凶然其德之偏全職之輕重奚  
啻什一千伯也彼清靜寂滅之說於貪淫濁世不  
爲無裨以槩於聖人中和體用之教則不可同日  
語矣我 聖朝獨尊聖學亦不廢二氏然僧綱道  
會僅與陰陽醫學並列聖謨宏遠萬世不能易也  
聖人生而知者謂生而知嚮此道也若知之徹與未  
徹亦自有差等焉安而行者安而身踐於道也若  
行之至與未至未至有漸次焉舜於孝性矣于田

號泣日求所以應說而不得可不謂困乎學如孔子極矣至耳順從心而後化當其廢寢食發憤敏求可不謂勉強乎一聖人之身未嘗無困知勉行一恒人之身未嘗無生知安行孩提真愛稍長真敬本與聖人同體能達之則爲聖不能達則爲恒人耳達之而未能遽達此聖人有困勉也達之而無所不達則困勉皆聖人也

天無一息不運故日月常照寒暑常序人心無一息不存故視常明聽常聰貌常恭言常裕不然者情動而性汙將百體失其職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寧獨君子以此養性卽堯舜至神聖不能舍欽恭  
而置心無爲第欽恭本於天縱非若亞聖以下有  
意矜持耳故堯舜性之性此戒懼者也惟精惟一  
皆欽恭之自致矣湯武身之身此戒懼者也懸胎  
執競皆聖敬之主宰矣近世談學多岐曰體認天  
理曰良知曰脩身知止循其言皆可入道總之不  
離一敬爲權輿若舍敬言學譬無樞而求戶轉無  
柁而汎舟江湖吾不知其可也

芝蘭生於幽谷芬芳四溢修士佩之以比潔焉化而  
爲茅與棘芡同類牛羊弗食之矣蟣丸出於糞穢

人所掩鼻未幾蛻去爲蟬餐風吸露飛蟲之屬無  
踰其高潔也物性善變人亦如之故君子雖身兼  
衆善猶不可以自滿恐晚節一愆素履將令德之  
有瑕也小人雖旣居下流猶不可以自棄倘平日  
頓復初心尚遷喬之有路也

人主知天下有不愛爵祿之士而後重士士不愛爵  
祿以無求於君而後見重於君君重士士見重然  
後志乎道合而泰交之治成也漢高帝曰士大夫  
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宋真宗罷呂蒙正相謂侍  
臣曰蒙正想悲泣不已夫人主恃其威命足以顯

士又度士之得則喜失則悲其視士已大輕矣其所登進必皆貪位固寵之徒無復望其秉道陳義卽有抱輔世之畧能爲帝王佐者必且韜光歛跡人主烏得而用之故君不可不重士士不可不自重若卿相大臣之選重更甚焉進之資緣左右以託於遇巷退之低徊濡滯以託於出畫人主將視爲頑鈍與小臣不殊并視此職可虛懸不設台衡益輕太阿旁落憂世君子固蚤識於幾先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夫性命之學必根極於未發戒懼以養虛明

其本矣虛明之中變化出焉是謂義以方外格物致知者所以證虛明之本體酌變化之妙則也學於載籍問於師友思以慮精微辯以析疑似皆從戒懼一念用之於著察本體非戒懼爲養內而致知爲外益也謂涵養爲敬致知可勿敬乎謂學在致知涵養非真學乎知性君子自當合表裏而融貫之毋泥辭忽意可也

夫所謂格物者豈必盡天下書而讀之盡天下物而知之也物有本末則先後分矣脩身爲本則知本要矣世有操一物而萬物皆備者非心乎操一知

而舊知令契者非誠乎求於意若何而去妄還真  
求於心若何而化偏得正忿懼憂樂何以無留滯  
也愛惡矜畏何以無頗僻也視聽言動何以無失  
官也格物者先格於誠正而脩齊治平一以貫之  
卽與仁讓於國公好惡於天下未有不因心推致  
者也若夫古今得失之林當世法守之迹隨時通  
變之宜或平居講究或臨事咨謀亦惟誠心求之  
不中不遠世無學養子而後嫁也豈有學治人而  
後從政哉故格物者以身心爲本格於五事曰貌  
言視聽思格於五常曰仁敬孝慈信窮理盡性無

出於此若廣蒐遠索以博物資泛應者乃聖學餘事非先務也

聖人太和元氣也有保合而無矜持孟氏泰山巖巖英氣勃發矣直而養之以勿忘勿助且以揠苗戒助此高明柔克孟氏所爲克己復禮者也英氣化爲正氣然後可以語剛大而稱浩然故遠稽五百年之天數而名世自任近邇百餘年之聖澤而見知自任所謂塞天地者可見其端倪矣

夫所貴於學者學爲聖也學成其爲人也天生人界以五官併其宰是五官者與之官不得其爲官則



人不成其爲人也聖人猶人耳睿智起於心肅又  
哲謀通於感以順變化以妙經緯究且雨暘寒暑  
協應百嘉豐茂家國用寧聖人旣成其人遂成位  
乎中矣人之五官與聖同而迴絕若彼此志士所  
以發憤於學而日孳孳也其學惟何求諸思先立  
其大而巳

日麗於天容光必照濁霧塞焉白晝不見泰山離朱  
之目天下稱至明也閉戶掩扇居蔀室之中必不  
能察秋毫夫人性之有蔽豈直物欲爲累哉任其  
性之所近意之所趨無學問以牖其明而約其過

賢智者之蔽視物欲無異耳如仁智信直勇剛皆  
人心之懿德也好德而不好學其蔽有爲愚蕩爲  
賊較爲狂亂者今語人以物欲之蔽雖中士無不  
內慚語人以懿德之蔽在賢智未必心服然本欲  
脩德反以亂德其流至於眩學術禍蒼生則信心  
而不信學之過也故尊德性道問學內外宜交致  
焉問學所以撤德性之蔽游於昭曠而立於大中  
也

人無私覆地無私載君子之心與造化同其含弘故  
於天下無不周也天氣下交地氣上騰君子之心

與造化同其訢合故於天下無不和也賢愚遠近  
總歸涵育親親賢賢自有等殺雖顯比外比迹近  
比而不失其爲周滅酸甘苦各適其調臧否是非  
相濟以道雖同德同心迹近同而不失其爲和周  
比和同之辨公私邪正之判也後世以意見生同  
異以權利生依違同異生愛憎依違生攻擊爲比  
爲同紛然舟中敵國而建中調停之說又不可以  
語周語和卒至仁賢一空宗社蒙毒士大夫用心  
之公私邪正能禍福人國如此治心精義之學可  
一日弗講乎

夫公私邪正之分其初豈甚相遠哉一事也或見爲是或見爲非初固偶失於裁度也迨是非漸明而偶失者更執其失始非私而終私矣一人也或見爲賢或見爲奸初固偶誤於程量也迨賢奸漸著而偶誤者不任其誤始非邪而終邪矣至於意氣相加門戶相競遂構爲莫解之訟釀成不戴之仇士大夫何樂而爲此哉莫難克者勝心莫難平者忿心勝與忿一熾於胸中而公私邪正之名卒無逃於天下後世曷不虛心以觀理平氣以折衷善則江河沛也不必出於己過則日月更也不必諱

己以天下公心處天下公事非獨國家福也亦自  
爲身名惜也嗟乎世之大好惡什無一二惟中人  
最多而中人欲爲善者亦時有焉徒以好勝一念  
延蔓橫決遂舉中人并中人欲爲善者而卒被不  
美之名悲夫

君子脩其身而後可以善世正其身而後可以格物  
故勵廉恥之節樹道義之防取予進退必嚴語嘿  
周旋必慎可謂矜矣然律度自繩非炫美以揚己  
也坊表自飭非立峻以陵人也賢者敬而親之不  
賢者憫而容之其以矜而至於爭何有焉夫都俞

近黨吁咈近爭然可否相濟德業相成正和衷之  
至不可以語爭至於觸事摠忠不得其職則爭不  
得其言則爭要以合則從不合則止故君子終於  
無爭若夫競心於功名爵祿之場植黨於勝負低  
昂之間囂然如里婦相詬不止則君子所深羞矣  
夫治亂時也仕止遇也觀治亂爲進退中智或能勉  
之夫子獨以卷懷與伯玉何也蓋豪傑之士志欲  
有爲於世其材猷能顯而不能晦方乘世變以標  
奇其意氣能張而不能弛方因時危以見節如是  
者卽欲卷懷不可得也若伯玉則可卷矣一仕一

止固不以爵祿櫻情愛道愛身且不以功名繫念  
豈其與聖人漸磨日久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嘗心  
契其微乎視史大夫加一等矣由此觀之士不審  
時勢而嘗試於功能之見以其身徼枉尋直尺者  
君子所不與也若癩念富貴無論矣

聖人以宇宙爲家以民物爲體視衮職有闕猶父母  
之有過也視天工有曠猶家務之頽壞也視荒陬  
黎庶顛連困苦猶子弟之有疾痛也栖栖焉閔閔  
焉歷說不以爲煩伐木削迹而不爲止誠不忍父  
母之過欲號泣隨之不忍吾子弟之痛欲多方救

藥之也魯衛與齊既不能用以陳蔡之弱小猶車  
轍往還者數歲說者謂葉公方有聞於楚冀得遇  
合以通於楚昭此鳳衰致譏知津來誦聖人易世  
之心滋戚矣不得已刪述垂訓爲後世帝王取法  
則易亂一時者小開太平於終古者大也

夫理學氣節功業文章士之畢精神於一世垂休光  
於不朽者無出此矣理學者非徒明其理而已將  
脩德體道以實有諸身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  
輔世理人則庸功奏焉秉義塞遠則峻節彰焉明  
道闡事則鴻采流焉此聖賢體用合一之學曷嘗



岐而爲數端也自聖學不明而聰明俊傑之士各以其智能意氣表著於世其偏全醇駁未必盡軌於道德要以負荷綱常植幹宇宙則氣節於道爲近功業於川爲寶而文之潤色世道亦不可少也昔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今天下鮮完德矣有能持風節於頽靡之中効勛勳於擾攘之際亦聖人所深思乎如矢贊直一匡稱仁吾以是見聖人維世之心

世之治也其君必兢業以圖幾其臣必憂危以輸愬堂陛一心忠賢進用故紀綱明肅而天下治也世

之將亂其爲君者或剛復自聖而惡聞讜言或柔  
闇無能而狎昵羣小其爲之臣者事剛主則阿意  
逢旨以固其寵位事柔主則植黨營私竊弄其威  
權當是時而有仁義方正之士立於朝必從道而  
不從君狗義而不徇衆此狂瀾倚爲砥柱大厦有  
所支以不傾也乃薰蕕異性堯桀殊行必羣嫉而  
力排之然後愉快甚至鉤黨連類竄逐無遺於是  
君子有氣節之名而國家有危亡不可救之禍然  
則氣節云者天下所以目君子豈君子樂標此名  
以爲高哉嗟乎汲黯在而淮南謀寢九齡去而漁

陽鼓來司馬相而虜戒南牧李綱罷而宋遂北轍  
治亂安危之機若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耕莘匹夫係天下重望者以能嚴義利之辨也千駟  
萬鍾未交於前而天下信其弗顧弗視者自一介  
不取予信之也窮居挺然自樹雖一介必衷於道  
義異日者致主匡時其擔荷宇宙可知其不以寵  
利自私可知故廉節者士君子之大閑未有廉節  
不立而能建事功於世者也漢代以孝廉選士猶  
爲近古後世廢而不行豈非謂上以名求下飾詐  
以應且甕牖繩樞之子安所取予而見廉乎故先

以文詞進之後以廉能察之仕而後選既異於選而後仕乃所謂察廉者又或徇於愛憎滑於毀譽苛於異途而寬於華序何怪乎廉節日衰而民生之不被澤也

民生日困由吏邪也吏道之邪寵賂章也孝廉之選不復察廉可勿精乎選而後仕不可得仕而後選可勿慎乎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自唐虞然矣今世筮仕州邑必再考而後徵召曹郎亦再考而後擢郡臬法何嘗不近古第所謂考者徒虛名耳人情能矯飾於暫不能矯於久期月而論薦固

太驟也至三年則才守辨矣六年品望定矣雖有善毀譽者不能蔽矣上官署考其必嚴綜核而責保舉乎倘廉墨無分穢迹終敗卽連坐安辭若郡邑長之於青衿士也有師帥責焉非獨校其文藝亦必以聖賢義利之學朝夕訓迪一變其頹風乎夫使庠序之中以義利明學術朝廷之上以義利課賢能設誠致行不出六七載而人才漸盛太平之治可幾矣

今世言性命者至微奧矣與其求空妙於窈冥曷若揭義利而脩身踐言乎凡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

也爲子不能孝爲臣不能忠弟弗能恭友弗能信  
惟利盡之君橫歛吏受賕豪強併兼寇賊劫奪惟  
利釀之五霸七雄之爭戰三國五胡之紛擾夷狄  
奸雄之割據惟利驅之天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  
皆繇於見利而不見義也見利則縱人欲以滅天  
理見義則循天理以制人欲理欲之幾間不容髮  
是性命之真竅也是聖人設教匡世之微旨也曰  
喻義曰精義曰義比曰集義曰充無穿窬之心無  
往而不爲義以此講習以此躬脩以此與朋友相  
淬勵窮理盡性無餘事矣

士之賤與庶人等以道德而成其貴也人主之尊與天並以道德並成其尊也然金必資型範焉玉必資珣琢焉木必資繩墨焉非師友輔弼之贊襄則黼屨有逸德矣非明師良朋之夾持則韋布無亮節矣今世巫醫百技皆有師攻文詞詩賦者亦或偶曹結社獨所謂脩德講學者競相勝而恥相下卽有連袂爲朋泛泛如萍水之聚無精意以相屬也無正言以相箴也其於三益三損何居若人主不出房闈與公孤卿士曾不相接欲獨以神明御世視一介之士孤立無助者更可寒心也

適千里者明知周道如砥而故托足於榛棘養生者  
明知蒿苓可以引年而復進以烏喙世必謂之大  
迷所賞乎講學者謂其精擇而力行之擇既精而  
行弗力嗜慾不能祛也氣習不能變也其爲榛棘  
烏喙能甘心無悔乎悔則改途而易步矣吐故而  
茹新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農夫之樹穀也必擇種而後播焉種既精矣其耕必  
深其耘必勤其糞壅必厚其灌溉必時然後豐穫  
可冀也鹵莽而耕鹵莽而耜穫亦如之故曰苟爲  
不熟不如夷稗夫仁之熟豈易言哉善端初萌培



養之務充其量纖欲甫動芟刈之務絕其根欲淨而至於無可淨理還而至於無可還心無一息不覺覺無一念不真純焉化焉而後曰熟熟可易言哉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夫死生之際大矣聖人謂朝問道而夕可死豈直齊物忘形等彭殤於旦暮哉百年易盡者身萬古長存者道身所以載道也道所以立命也聞道則無愧於天之命無忝於我之生全受全歸死無憾矣若道之未聞其生爲倖存其死爲不瞑如之何可死夫性天至教匪可言授神明默識存乎其人聞

道者一朝而釋千載之惑一日而契萬聖之符故  
聖人重之由死於徇義猶枉死也回死於短命如  
不死也然回以一身脩短關斯文絕續喪予之悲  
聖人深致意焉豈真謂久死可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先儒論辨紛紛矣然未有確然得  
其說者自黃帝作干支分十二辰而爲歲歲分春  
夏秋冬而爲時曰春溫如也曰夏煥如也曰秋凄  
如也曰冬凜如也上叶星纏中應氣序下徵物變  
晦朔相乘寒暑相禪蓋陰陽造化自然之運萬古  
如一雖有聖智不能以私意更也謂周以建子爲

歲首遂并時與月而盡改之未溫曰雷未寒曰霖  
可乎是周公爲逆天道也謂周既盡改時月春秋  
徑用夏時而擅復之朝用天統野用人統可乎是  
仲尼爲畔王章也予敢信周公仲尼之必不然也  
前乎周者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曰元年冬  
十月周於其間何得獨改時改月仲尼又何從而  
擅復夏之時月也湯之伐桀曰舍我稽事而討正  
夏迨放桀南巢三讓而後卽位亦既越兩月矣故  
遂以丑月稱元祀詔告萬方若曰我商王革命創  
制自茲始其後頒曆授時遂以爲首序初非有意

於改易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周告武成在四月去改歲尚遠子月一陽來復時起於子歲氣實萌於子故因商之首丑改而首子以爲可迓天氣而肇時令其義亦精深矣要以斗柄指子丑爲冬指寅爲春自虞夏歷商周以至秦漢雖歲首三易而月數時令未嘗易也安得以改時改月爲周誣哉然則春秋何以不首十一月也列國名史取義各異乘取其載也檮杌取其戒也春秋取其因天時紀人事也名之曰春秋自當以春爲首自伯禽建國立史所從來矣非仲尼創爲之也係正月於

春王者曰春遵天之道曰王遵王之制正朔從乎  
周紀事因乎時其爲魯史舊文也爲仲尼特筆也  
吾不敢知吾獨信周末嘗改夏時万仲尼未嘗倍  
周而擅用夏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莫之春  
於皇來牟商周末嘗改月改時可詳攷矣朱子以  
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蓋永襲漢儒孔鄭二氏之  
誤改月數舛也因月數并改時令舛之甚也嘗意  
朱子生當宋末獨見江南風氣淮徐以北未嘗一  
至其風氣固不及知江南雨漲常在五六月北方

霖雨則多在八月江南稻田憂旱常在六月北方黍稷菽粟五月始播至八月望雨尤切故七八月之苗稿七八月之雨集北方風氣實然不得以南方相擬遂信爲五六月也

水旱饑饉自古有之太上脩德其次脩教脩德者自天子暨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各敬其身以調雨暘寒暑各共乃職以協歲月日時和氣鬯而災沴不作也脩教者積貯備於未然蠲賑酌於臨事周禮荒政十二區畫詳矣然後世獨爲虛名非能如漢世予民田租之半卽予田租而無田者不得沾

升合所恃獨有賑耳緩於冬而議於春晚也覈貧  
戶不覈丁口疎也設粥可以哺流民施之土著則  
滯散穀所以濟鄉民令其入城則苦平糶可行於  
官不可以強於市勸借可行於上不可以假於民  
鄰境之邊糶難禁先聞於朝可也內帑之請發難  
徼悉搜院道贖鍰可也窮邑之小儲旣竭通有無  
於旁邑可也少壯之坐食無用興公私役作授餼  
可也惟監司視國爲家有司視民爲子月循而日  
拊之戶給而人乳之雖甚危殆猶可救什之五六  
也蓋予嘗親任其事故能言其槩云

有君子則有小人，有中國則有夷狄，有麟鳳龜龍則有豺虎蛇蝎，五氣錯揉，變化紛紜，雖天不能一之，然豺虎藪居，蛇蟲穴處，別生分類，豈必盡待聖人？天亦有微權存矣。故夷狄不能盡滅，德懷而威服可也；小人不能盡去，量材而器使可也。廣甄陶之化，公激揚之典，則棧樸可爲薪，樗窳註誤之門，開自新之路，則盜賊可任干城。若忿疾已甚，連引太多，使其黨類甘心爲惡，而不復顧名義，亦君子之過也。

有聖賢之豪傑，有武俠之豪傑，有道義之氣節，有憤



激之氣節武俠者能以其材略集天下之事憤激者能以其意氣樹一世之標不可謂無裨於世然或安卑近而未光大或始奮勵而鮮令終則不學無術故耳夫豪傑自雄而不造於聖賢氣節自奇而不軌於道義猶未睹滄溟而秋水以自多欲適康莊而誤趨於蹊徑也至道不離日用聖學只在幾希有志之士宜審擇所安矣

堯稱則天德莫尚焉史臣贊之曰允恭克讓惟恭則無怠無肆惟讓則不矜不爭形容聖德止此矣故岳牧交讓和之至也畔路相讓風之厚也世衰學

廢士大夫不習溫恭之行徒以智能相競權利相  
陵於是乎爭端四出黨論詆訾無所不至爭於朝  
則縉紳無完名爭於野則士庶無完德爭於家則  
凶於家爭於國則害於國小爭交以言訟之象也  
大爭交以兵師之象也夫天水爲訟猶恃乾斷在  
上地水爲師則上無剛斷羣陰蠱起故兵戈之禍  
隨之殷鑒不遠在漢唐宋之季凡百君子其三復  
於協恭乎德讓乎幸毋以朝堂之舌鋒釀爲宇宙  
之血刃也

三公論道論其燮理者也三孤弘化弘其寅亮者也

夫燮理非求諸陰陽寅亮非求諸天地求諸三木  
合一而直操其符契俾陰陽順軌天地清寧此以  
天人性命之精爲朝廷命脉以中和叅贊之學爲  
帝王師友所謂啓心沃心闡德輔德者也經邦云  
者匪經綸於治具而經綸從此出也故其任爲尤  
重然公孤不別設員卽以六卿兼之如周公以冢  
宰爲太師召公以司空爲太保是也蓋冢宰統百  
官均四海天子亮陰則百職總已以聽其道德聲  
望必極天下之選寧復有居其上者故周官止以  
六卿分職而三公三孤無所見此足爲兼官而不

設員之驗也周衰諸侯疆大而侯國故無六卿各以其上卿爲相秦因之遂置丞相權操於獨重政去於昏主斯高之禍酷矣漢以後名制稍殊相權俱重得失治亂之林可考也

聖朝神武當天云廢猶敢竊弄於是罷丞相而分事權於部院置學士供奉絲綸而秩不過五品淵謨睿斷豈不與成周合轍哉二百年來學士以漸加公孤獨據六卿上無相名而有相權有相權而無相責然秉道者榮名怙權者折足則以睿斷在令甲直道在人心不容泯也惟當茲任者顧公孤之

名思燮寅之義何以論道何以弘化務致吾身於  
周召躋吾君於三五毋徒與後世挾權任術者比  
長挈大則社稷生靈之福也

可欲之謂善性本善也有諸已有非無也曰充實實  
非空也曰光輝誠則形著非枯寂也大焉化焉至  
於不可知有光輝者歛於無聲臭矣至善真積養  
盛自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究其  
蔽陷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始乎寂卒滅乎寂而  
欲與聖神同議歸宿吾弗知之矣

性衡於命而後謂之真性性不與命合止名曰氣不

名爲性命。衡於性而後謂之正命。命不與性合。止名曰數。不名爲命。口鼻耳目四肢之所嗜。世俗所謂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盡。與未盡。世俗所謂命也。

人主欲造福天下。惟賢士大夫共之。士大夫之淑慝。邪正亦惟人主造之。尊德義重風節恬潔者。登奔競者。抑則士奮於道德矣。覈名實。程殿最有功者。上無能者。下則士驚於功名矣。道德之士進而仁義日陳。明良交奮。政教兼脩。人材益盛。君所以勳華世。所以蕩平也。功名之士進而紀綱振。飭百執

凜承顧本原未正巧僞漸起其國可以暫寧而不  
可以長治可以小康而不可比於大猷若夫主德  
昏逸於上大臣營私自因邪正不分廉墨混淆是  
羶聚富貴之徒爭名爭利竊人主之大寶而碎裂  
之也其不至於顛覆者幸耳

喜怒憂懼皆人心所不能無曰有所者有之而凝滯  
不化以心未知止故也知止則能定能靜觸事而  
動其動也以時順機而應其應也中節何不正之  
有焉一止爲正不止則不正此知止爲正心切要  
爲明德首務格物致知者知其所止而已易曰艮

止也止其所也止其所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語曰吉祥止止夫天道降祥降殃亦必擇所止曰止止者言吉祥之來必止於能止之人未有不止而能獲吉者也

人心卽天命也天命卽人心也一念弗敬則自喪其天一息弗敬則自隕其命推而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喜怒一取予天實降之命實憑之有一毫不可與天通與命合者君子畏焉凜然雷霆之將擊也惴焉神明之不我容也天真內瑩性機常覺何暇乎思議何待乎矯強若計及是非毀譽計及得



先利害則有爲而爲非君子養性事天之本心也  
然或利而行或勉而行作之不已乃成自然亦存  
乎其人矣

所貴乎成人者非獨成其身也成其身以成萬民以  
成萬物合宇宙而稱身兼宇宙而爲成也能使宇  
宙成其宇宙而後能成位乎天地之中故薄海之  
廣光天之遠有顛連弗及見者吾視之不明也有  
愁歎弗及聞者吾聽之不聰也有狂逞弗馴於度  
吾貌之不肅也有囂競弗率於訓吾言之不從也  
有闇沕不昭於皇極吾思之未睿也天無心以人

爲心天無爲待人而爲能脩其視聽言動於一身者事天者也能達其哲謀肅又於天下者代天者也小孝無違大孝幹蠱惟聖人爲能幹天之蠱

王佐以道教養天下伯佐以術富強天下故一匡大業而器小也上士有全節而兼全材中士短於材而拘於節故信果美行而人小也若斗筭云者計榮肥於尺寸較利達於錙銖如俗稱求田舍數炊米之類其於名節世道不復知爲何物是且得爲器乎且得爲人乎故聖人直鄙之曰無足算夫身列冠裳志在斗筭至不比數於士林恥孰甚焉然

而爲此者不知恥也恥心一亡何所不至能恥其無恥然後有恥有恥而後恥可免也

柳下之和如春陽溫煦被於物也阿衡之任如夏與萬物共昭明也首陽之清如秋氣肅而生機歛也箕穎之遯如冬氣閉塞而枯寂也心止於純安得不謂之仁行止於極安得不謂之聖然各專一氣各擅一行則膠於所見未洞全體故也有所見則有不見無所見則無不見仲尼能統元氣而時出者以心同太虛圓神中不着一見也其皇皇易世無一念已者乾元之不息也其歷說列國無三年

淹者四時之遞遷也

自古君子與小人爭君子嘗不勝而小人嘗勝爭在大臣則持衡在人主爭在庶僚則持衡在大臣人主未必能辨忠邪也大臣未必不好諛而惡直也君子秉義難合小人工媚易投則易投者勝君子特立寡援小人植黨多附則多附者勝君子易退如介石小人難去如拔山則難去者勝其君子有時而勝者必也明君察相主持於上乎夫有明君察相小人安得與君子爭也若君子所以自勝無他術焉正己而發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己而已

矣

義一而已以禮遜信行之則爲君子之義以信果行之則爲小人之義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時而雨露時而霜雪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雪不折枝冰不介木盎然太和元氣流溢於春生秋殺之中故有時安常蹈故與斯世休息無爲天下不以爲因循有時順變達權創古今之所未有天下不以爲矯異夫義者宜也宜於心不宜於迹宜於已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曰禮遜信者精義之至非於義外有增益也

惟忠恕可行終身惟絜矩可平天下絜矩卽忠恕也  
以一心度萬心以一情調萬情已所自有方敢求  
人已所未無弗敢非人已所甚欲卽以同人已所  
甚惡弗敢加人處上下前後左右皆如是也則賢  
愚靡不心服怨惡安從起哉後世士大夫不講於  
忠恕之學徒以智能相尚意氣相豪議事而規隨  
操縱異則以規隨操縱爲愛憎議人而剛柔和介  
異則以剛柔和介分邪正攻擊不必符其實訕詈  
不必顧其安此士習之最薄而漢唐宋之黨禍所  
由興也故君子公恕以存心忠厚以御物國是得

失邪正消長何敢不力爲主持然從容諷議庶幾乎感悟轉回毋徒以憤激生憂不幸而朝論混淆是非倒置則危行言遜奉身高蹈可矣

夫代有升降裕有隆汙儒者每歎古今不相及豈其然乎讒說殄行休明之太蠹也唐虞時已有之三風十愆極衰世之昏淫也夏商時已有之惟聖君聖臣明目達聰以燭其奸令諭刑禁以翦其萌故讒佞不得行而昏淫胥化於軌則也嘗觀開創之世吏多醇樸民鮮澆訛蓋終而秦劍極而復天運人事相因如此傳至中葉政教陵夷人情復漸

趨於下自三代歷漢唐宋皆然乃知古今之治亂  
若循環風俗人心亦若循環而漢唐宋竟遜盛於  
三代者則以創業之君臣不能如三代之聖哲也  
管子有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  
事如此議論五經未嘗有也後儒注元首叢脞純  
用其語予未解焉一日二日萬幾紛至人主宵旰  
求理可謂侵臣職乎草木挺生者枝幹聳而直上  
叢生則旁出凌亂不能振起脞從身從坐亦近於  
頽靡不振皆率作愼憲履省之反也故股肱因而  
惰也方以率作責難忽以煩瑣作歌何辭意不類



也蓋管仲欲以伯術用世非專君擅政則不能直  
行其意曰君行臣職臣懈怠不肯任事此強戾要  
君之語謂帝臣王佐有是乎哉心志不一理欲紛  
雜曰叢精神不奮敬怠相參曰脞

卑官卑服帝王盛節以一人治天下不敢勞萬姓奉  
九重也未央壯麗猶阿房之侈心乎殷邦五遷未  
聞厲民周作新邑太保率殷民攻位于洛汭僅五  
口位成規制不侈而經費儉也後世崇宮峻宇視  
殷周不啻數倍中外將作侵牟視經費又數倍非  
糜金錢數百萬何能卒役勞民傷財雖明主能盡

知平嘗過冀州見高陽氏故墟頽垣周遭不過七八里宮禁居中不過一里餘城南二里有高陽帝塚高可丈餘高陽氏去堯舜未遠也茅茨土階之制標枝野鹿之俗可遐想已或曰高陽氏都帝丘在今衛濮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革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敝扶偏無致遏佚迄於武丁荆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憊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藉

令帝乙舍紂立啓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  
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旣醉歡洽太平采菽蓼  
蕭威不勝惠僅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  
中興止一周宣令業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  
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